

贾平凹小说精选

贾平凹小说精选

(新编本)

玄子·王娜 编

艺出版社

太白文士

创作
“新
要

说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贾平凹小说精选

玄子 王娜 选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6 印张 7 插页 820 千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0

ISBN 7-80605-024-8/I·011

定价: 21.80 元

出版说明

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，他的创作已为海内外所瞩目。他的一些小说被誉为“新时期文学标志性的作品”。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，特选编贾平凹中短篇小说集出版。

贾平凹著作浩繁，要从他数百万字的小选中择优选编实属不易。经与有关人士多次切磋，确定这个选本以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公认的中篇佳作为主，兼及各个时期有代表意义的中、短篇和一些曾经引起争议的作品，以便读者窥见贾平凹小说的全貌。此次修订对原有篇目作了调整。

在本书选编和出版过程中，得到有关单位和同志的支持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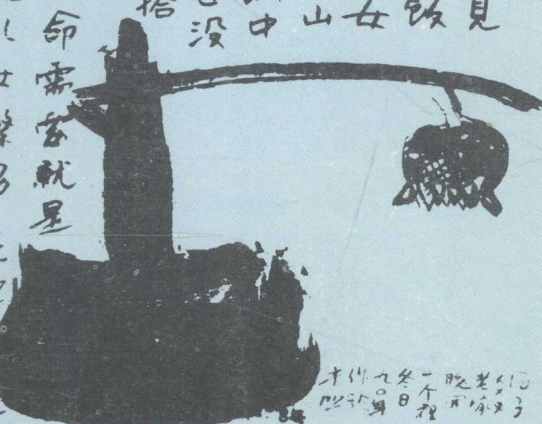
太白文社

玄子·王娜编
乙出版社



贾平凹在户县写作(李连成摄影)

余常下御見
 山中人茶飯
 粗糙而更女
 家多思想山
 野日蕩比城
 早沒戲看也
 酒喝黑燈搭
 火上炕唯一
 勞作之后生
 命需要就是
 行房事如此
 兒女繁多玩
 不是為要兒
 女但行房就
 有行房之身
 負擔一羣性
 口便真要吃
 了娘的耳



平凹的书画作品第8号

可你也得饶着点劲儿呢。

人累心累。

墙那也说：“我不累的。”
清静地也修论文，我只觉得愉快的。“墙也还说：“是如意的喜悦吗？”
墙那也就嘿嘿笑，说：“你什么话？以为是不能与和的，你生外也清静寻不到，爽到了清静处，怕你又受不得清静。”
墙也还说：“是呀？”那也不说：“前日对你道的事”

这

我倒羡慕你呀……

才说了几句，便说：“你站在石壁上，我就撞着了。”
“哟，所落了？”那也说：“没有的。”墙头上一指说：“上来，”
“相到”，同时这也踏着一根木条断裂，咕咚一声，
“溜”下来，也不正撞在墙头，一顶瓦盖落下来，
墙那说：“嘿，”你可是小心，（所用）
记我才看了一折哪！”也不顾，伤着没有，摇了摇了往墙
那跌去，小人也已逃了一船从水里跑走了。
“若众人石日名”，脸红了，却道：你
不后说心，这又是你得意，功德无量心。众人更是不得其解，
就嚷嚷说：“向午饭了吧，说：‘嫌夫人不至免，只在你出力，不会是你出钱加。’”便各人掏了五元，自然是，
了篮子，街上买菜打酒。

一定得开差。这
也道：“这我晓得，
心累一，穿心眼
痛！”那也说：“
吓要吓，那我还要了
一信书，在……
送到书手里。
也试试道

脚勤

东四百里地心，这些养出了一帮浪子闲汉，他们
总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，冷眼旁观一群绿头苍蝇。其中
一个，眼见得身边摆做官的样儿，晋升的所样，
发财已经地儿万贯存在，银行，他们是找不到自己富贵的东西。
日近黄昏，百无聊赖，生家闲读墨，灰书，便喝咖啡消遣，
……

10

天 狗

井

井

如果要做旅行家，什么茶饭皆能下咽，什么店铺皆能睡卧，又不怕蛇，不怕狼，有冒险的勇敢，可望沿丹江往东南，走四天，去看一处不规不则的堡子，了解堡子里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物，那趣儿绝不会比游览任何名山胜地来得平淡。

了解堡子里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物，那趣味儿绝不会比游览任何名山胜地来得平淡。《旅行指南》上常写：某某地“美丽富饶”。其实这是骗局，虽然动机良善可人。这一路的经验是，该词儿不能连缀在一起：美丽的地方，并不如何富饶，富饶的地方，又不见得怎么美丽，而美丽和富饶皆见之平平的，倒是最普遍的也是最真实可信的。这堡子的情形便是如

此。

之所以称作堡不称作村，是因早年这一带土匪多，为避祸乱，孤零零雄踞在江边的土疙瘩塬上。人事沧桑，古堡围墙早就废了，堡门洞边的荒草里仅留有一碑，字迹斑驳。暮色里夕阳照着，看得清是“万夫莫开”四字。居家为二百余户，皆秦地祖籍，众宗广族却遗憾没有一个寺庙祠堂。虽然仍有一条街，商业经营乏于传统，故不逢集，一早一晚安安静静，倘有狗吠，则声巨如豹。堡子后是贯通东西的官道，现改作由省城去县城的公路，车辆有时在此停留，有时又不停留，权力完全由司机的一时兴致决定。

路北半里为虎山，无虎，石头嶙峋。石头又不是能燃烧的煤，所生梢林全砍了作炭作柴，连树根也刨出来劈了，在冬天长夜里的火塘中燃烧。生生死死枯枯荣荣的是一种黄麦苗的草，窝藏野兔，飞溅蚂蚱，七月的黄昏孩子们去捕捉，狼常会支着身坐在某一处，样子极尽温柔，以为是狗，“哟，哟，哟”作唤狗的招呼，它就趋步而来；若立即看见那扫帚一般大的拖地长尾，喊一声“是狼！”这野兽一经识破，即撒腿逃去。

丹江依堡子南壁下哗哗地流，说来似乎荒唐，守着江，吃水却很艰难。挑水要从堡门洞处直下三百七十二个台阶，再走半里地的河滩。故一到落雨季节，家家屋檐下要摆木桶，瓷盆，丁丁当当，沉淀了清的人喝，浊的喂牛。于是这二年兴起打井，至少十丈深，多则三十丈。有井的人家轱辘吱扭扭搅动，没井的人家听着心里就空空地慌。

有井的都是富裕户。富裕的都是手艺人，或者木匠，或者石匠。本来人和人差异是不大的，所以他们说不上是聪慧，也不能说是蠢笨，一切见之平平的堡子既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发

展经济，又没有财源茂盛通达四海的副业可做，身怀薄艺倒是个发家致富之道。打井，成了新兴的手艺人阶层的标志，是利市，是显富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。

打井的李正由此应运，数年光景，竟成了专有的手艺，为别人的富裕劳作而带来了自己的富裕，并把式日渐口大气粗，视自己的手艺如命符。又曾几何，故作高深，弥布神秘，宣布水井三不打：不请阴阳先生察看方位者不打；不是黄道吉日不打；茶饭不好、工钱低贱、小瞧打井把式的不打。俨然是受命于天，降恩泽世的真人一般神圣。

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羨的，眼见着他打井如挖金窖，好多父母提了四色重礼，领着孩子拜师为徒，这把式，却断然拒绝。

“这饭不是什么人都可吃的！”

“孩子是笨，可下苦好。”

“这仅仅是下苦的事吗？”

把式说这话，拜师者就噎住了，再要乞求，把式就说一句“我家是有个五兴的”作结。五兴是把式的独子，现在还在上中学，那意思很明白，手艺是不外传的。

把式的女人看不惯把式这样不讲情面。男人可以在外一意孤行，女人则是屋里人，三百六十五天要和街坊邻居打交道，想得就周全，担心这家人缘会倒，每日用软言软语劝丈夫，也不同意五兴废了课业来“子袭父职”。劝说多了，把式就收了天狗作徒，但有言在先：只仅仅作下苦帮手，四六分钱，技术是不授的。

天狗是穷途末路之人，三十六岁，赚不来钱娶妻成家，拜人为师，自然言听计从。此角色白脸，发际高而额角饱满，平

日无所事事，无人管束，就养有逮兔、钓鱼、玩蚂蚱的嗜好，天生的不该是农民的长相和德行，偏就作了万事不如人的农民。

六月初六，不翻历书也是个好日子，师徒二人往堡子东头胡家打井。头天晚上，女人就点了一支蜡烛在中堂，蜡烛燃尽，突又绣出一个小小的烛花胎柄，心里兴奋，清早送师徒出门，却又放心不下，叮咛一番，说话间，眼泪就扑簌簌流出来了。

天狗看见师娘落泪，心里就怦然作跳，默念这是一尊菩萨。三十六年来他虽是童男身子，什么事理心上却也知晓，明白这女人的眼泪一半为丈夫洒的，一半却是为他。师娘待他总是认作没有成人的人、一只小狗。他就圆满着师娘的看法，偏也就装出一脸混沌沌天地不醒的憨相。

果然师娘说：“天狗，你是‘门坎年’呢……”

没事的，天狗说他腰里系有红裤带，百事无忌。“师傅是福人，跟了他天地神鬼不撞的。”

在胡家，师徒坐在土漆染过的八仙桌边，主人立即捧上茗茶，两人适意品尝，院子里的气氛就庄严起来。一位着黄袍的阴阳师，头戴纸帽，手端罗盘，双脚并着蹦跳，样子十分滑稽。天狗想笑，看师傅却一脸正经，笑声就化作痰吐出来。阴阳师定了方位，便口噙清水，噗地喷上柳叶刀刃，闭目念起“救水咒”来。咒很长，主人在咒语的声乐里洒奠土地神位，师傅就直着身子过去，阴阳师问：“有水没？”师傅答：“有了水。”再问一句：“什么水？”再答一句：“长江水。”哐的一声，师傅的镢头在灰撒的十字线上挖出一坑。天狗寻思，堡子就在江边，什么地方挖不出水？！心里直想笑。

以十字灰线画出直径二尺的圆圈，挖出半人深，这叫起井，不能大，不能小，圆中见手艺，由师傅完成，完成了，师傅跳

上来在躺椅上平身，喝茶吸烟，天狗就下去按师傅的尺码掘进。天狗手脚长，收缩得弓弓的，握一柄小镢，活动的余地太小，成百成千次用力使镢，很不得劲，是一项窝囊的劳作。越往深去，人越失去自由，像是一只已吐完丝的蚕，慢慢要将自身裹住气绝作蛹。下深到三丈五丈，世界为之黑暗，点一盏煤油灯在井壁窝里，天狗的眼睛渐渐变成猫的眼睛，瞳孔扩大，发绿的光色，后来就全凭着感觉活着。

从个洞上的院子里，许多四邻的人来看打井。把式交识的人广，就十分忙，忙着喝茶吃烟；忙着讲地里的粮食收得够吃，要感激风调雨顺，感激现今政府的现今政策；忙着论说水井的好处，哪个木匠的井是十五丈，哪个石匠的井是二十丈，滚珠轱辘，钢丝井绳；忙着和妇女说趣话，逗一位小妇人怀里的婴儿，夸道婴儿脸白目亮，博取小妇人的欢悦。总之，有天狗这个出苦力的徒弟，师傅的工作除去起井和收井的技术活外，井台上他是有极过剩的时间和热情来放纵得意的。

天狗在井洞里作死囚的生活，耳朵失去了用处，嘴巴失去了用处；为了不使自己变得麻木，脑子里便作各种虫鸟鸣叫的幻觉来享受。虫鸟给他唱着生命的歌，欢乐的歌，天狗才不感到寂寞和孤独。企望着师傅在井口唤他，上边的却并不体谅下边的，只是在井口忙着得意的营生。师傅待天狗不苟言笑，用得苦，天狗少不得骂师傅一句“魔王”。停下来歇歇，看头顶上是一个亮的圆片，太阳强烈的时分，光在激射，乍长乍短，有一柱直垂下来，细得像一根井绳，天狗看见许多细微的东西在那“绳”里活泼泼地飞。他真想抓着这“绳”也飞上去。天狗突然逮到了一种声音，就从地穴里叫道：“五兴，五兴！”

五兴是从县城中学回来的。学校里要举办游泳比赛。这小子浮水好，却没有游泳裤衩，赶回来向爹讨要。打井的把式却将他骂了一顿，说要水还穿什么裤子，真是会想着法子花钱！“念不进书就回来打井挣钱！”五兴在娘面前可以逞能，单单怕爹。当下不作声，蹲在一边呜呜地哭。

天狗的声沉沉地从井洞里出来，把式就吼了一声：“尿水子再流？！”自个下井去换徒弟，又嚷道井筒子不直。

天狗从井洞里出来，像一具四脚兽，一个丑八怪，一个从地狱里提审出的黑鬼。五兴一见他的样子，眼泪挂在腮上就笑了。

“五兴，你作什么哭，你是男子汉哩！”

“我爹不给我买裤衩，要我停学回来打井。”

“你爹是说气话呢。”

“爹说啥就是啥，他说过几次了。你给我爹说说，天狗哥。”

“叫我什么？我是你叔哩！”

五兴很别扭地叫了一声“天狗叔。”

大娃头满足地笑了。一抬头看见矮墙头的葫芦架上，跳上来一只绿翼蝈蝈，鼓动着触器嘶嘶地叫。一时旧瘾复发，蹑脚过去猛地捉了，给五兴玩去。把式的儿子也是顽皮伙里的领袖，抓逗蚂蚱、蝈蝈之类的班头，当下破涕为笑，回家向娘告老子的状去了。

师傅又爬出井，天狗又换下去。后来井口上就安了轱辘吊土。土是潮潮的，有着酸臭的汗味。天黑时分拉上一筐来，里面不是土，是天狗坐在筐里。一出来就闭了眼睛，大口吸着空气，赤赤的前胸陷进一个大坑，肋条历历可数。

一口井打过三天，师傅照样多在井上，而徒弟多在井下。师

傅照样是忙，多了一层骂老婆和骂儿子的话。骂到难听处，胡家的媳妇说：“让儿子念书到底是正事，韩玄子家两个儿子都写一笔好字，在县上干国家事哩。”把式说：“念书也和这打井一样，好事是好事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，即使书念成了，有了国家事干，那三个月的工资倒没一个井钱多哩。”胡家媳妇说：“那是长远事呀！”把式再说：“有了手艺，还不是一辈子吃喝？！”说完就嘿嘿地笑，奚落那媳妇看不清当今社会的形势和堡子的实际。

胡家媳妇以和为贵，也不去论曲直是非，收拾好了井台，打出一桶清亮亮的水喝了半瓢，把一百二十元的工钱交给了李正，回转身看天狗，天狗却早走了。天狗听说五兴还没到学校去，就惦记着家里那几笼红脊背的蝈蝈，要拿给五兴显夸。

天狗的家门朝西，晚霞正照射在墙檐上。编织得玲珑精巧的六个蝈蝈笼——四个是竹篾的，两个是麦秆的——一起在黄昏的烦嚣里嘶鸣。天狗喜欢这类小生命，也精于饲养，没学打井之前，他干完地里活就在家闲得无事，口也寡淡，耳也寡淡，这蝈蝈之声就启示着他自得其乐的独身生活观念。如今打井归来，舒展展地在炕上伸一个硬挺，听一曲自然界的生命之音，便深感到很受活。这实在有诗的味道，可惜天狗文化太浅，并不知道诗为世间何物。

不用找，五兴倒寻上门了。这小子学习上不长进，玩起来倒会折腾，看见六个笼里的蝈蝈唱六部散曲，心热眼馋，忘记了自己的烦恼，竟将所有的蝈蝈集中到一个竹笼里，欣赏动物界的联合演出，果然就热闹非凡，声响比先前大了几倍。

“天狗叔，”徒弟的徒弟说，“这么多蝈蝈，你能说清哪一只

天狗说：“能的。”

“是哪一只？”

“你去取个镜子放在那里，跳上镜面的就是母的，其余的就是公的。”

五兴乐得直叫。这时节，就听得堡子的南头有人喊“五兴”，五兴才想起要执行的任务，说：“天狗叔，我娘是让我来叫你吃饭的。”天狗说：“你个耍嘴的猴精，你娘哪里是在喊我？”五兴就急了，发咒说：“谁哄你叫上不成学！”天狗就换了衣服跟着去了。

到了师傅的门口，那女人果然一见儿子就骂：“牛吃草让羊去撵，羊也就不回来了？！”

天狗说：“五兴就迷我那蝥蝥。”

女人拿指头点天狗的圆额角，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才活大呀，三十六的人了，跟娃娃伙玩那个！”

天狗在这女人面前，体会最深的是“骂是爱”三个字，自拜师在这家门下，关系一熟，就放肆，但这种放肆全在心上，表现出来却是温顺得如只猫儿，用手一扑索就四蹄儿卧倒。也似乎甘愿做她的孩子，有几分撒娇和腼腆，其实他比这菩萨仅仅小三岁。当下心里说：“你怎么不给我物色一个呢，有了女人我就长大了。”

饭桌上，师傅吃得狼吞虎咽。这把式是硬汉子，在妻子、徒弟面前自尊自大，一边剥脱了上衣很响地嚼着菜，一边将桌上的两沓钱，一沓推给天狗，一沓推给女人，说：“给，把这收下！”口气漫不经心，眉眼里却充满了了不起的神气。女人就把钱捏在手里。五兴给娘说：“娘，这么多钱，给我买个游泳裤吧。”做老子的就瞪了眼：“算了算了，指望你还能成龙变凤，你瞧瞧，

天狗跟我三天，四十八元钱也就到手了。”女人叹了一口气，给儿子拨了一些菜，打发到院里去吃。

天狗觉得没了意思，饭也吃着不香，虚汗湿了满脸。女人让天狗把衫子脱了，天狗不肯，女人就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是焐蛆呀？”硬要他脱下不可。天狗做了半天，才把衫子脱下来。女人做丈夫的生了气，说：“你这人才怪！不脱就不热吗，哪儿有你这样的人！”说罢也不看天狗。

女人尴尬，天狗更尴尬，三个人默默吃了一阵。女人直担心天狗要放下碗，就把菜往天狗的碗里拨，天狗忙起身说吃好了，和师傅说话。

“师傅，堡子南头来顺家的井几时去打呀？”

师傅说：“人家没口信。”

“我夜里去问问。”

天狗起身走了，女人送到院门口，说：“早早歇着。”天狗说：“嗯。”女人又说：“没事了，就过来坐。”天狗还是“嗯。”走出很远回头一看，女人还站在门口。

天狗回到家里，夜里没有睡稳。无论如何，他是很感激这一家人的。师傅给了他赚钱的出路，师傅的女人又给了他体贴。对于一个健全的男人，天狗不免常会想着世上女人的好处，但一切皆飘渺，是怎么个好，好到如何程度，他缺少活生生的感受。到了现在，天狗急切需要一个女人在他身边了，虽然他已过了生理最容易冲动的饥饿年龄。天狗一旦被精神所驱使，就忘却饥饿，忘却寒暑，忘却疲劳和瞌睡。这时的天狗就达到了这种境界。他的心、脑、血液和四肢都不肯安静，就从屋里走出来，提了他的蝓蝓笼子，走到

街上，要做一种是悠闲也是无聊的夜游。

街上站着许多人，清一色的妇女。妇女是这个堡子最辛劳的人，往往在服侍了男人和孩子睡眠之后，她们还要纺织浆洗，收拾柴火，或者去江边挑水。但现在好多人家有了水井用不着再去挑水。这些妇女手里又没有什么活计，却都拿了擀面杖往堡下的江边去。天狗猛地明醒了什么，拉住一个妇女问道：“要月蚀了吗？”

回答是肯定的：“可不，天狗要吞了月亮！”

“天狗吞月”，这在当今城镇里的人眼里，只不过是平淡无奇的天文现象，这堡子里的人也多少知晓。但是，传统的民间活动，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象征的仪式。这一现象并未失去神秘的色彩，从上古的时候起，堡子里的人都认为天狗吞掉了月亮，出门在外的人就会遭到不吉。于是妇女们就要在月亮快被吞掉之时，以擀面杖去江水里搅动，唱一种歌子，一直到月亮的复出。如今堡子的男人已不再为躲债而背井离乡，也不再逃匪乱远走高飞，但手艺人皆纷纷出去挣钱，家里的女人照例很注重这一天晚上的活动。

天狗看见了几乎所有手艺人女人。

“师娘也在这人群中间吗？”天狗想着，看着妇女们走下堡子门洞，三百七十二个台阶上人影幢幢，天狗分辨不出。门洞上的墙垣废了，荒草里有一块长条青石，天狗在上面坐下。三十六年前，堡子里一个男人出外逃丁，九月十二日夜正逢着今夜一样的月蚀，堡子里的活寡女人都去江边祈祷，那逃丁去了的妻子才到江边，肚子就剧疼，在沙滩上生下一个婴儿。这婴儿，就是现在的天狗。爹娘死后，差不多已经有了好多次月蚀出现，天狗每每看着女人的举动，只觉得好笑。今夜